文苑

前言

4月，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邀请省市作家实地采风，以文学的形式，全面展示云龙独具魅力的自然生态、风土人情及历史人文，全方位展现云龙打造长株潭融城核心区、全国两型示范区、国家级经开区的思路和成果。

本版以专辑形式，呈现部分作家的采风作品，其他的作品将在《文苑》陆续刊登，期待您的关注。

染绿云龙

张雄文

像坠入一块凹凸有致的偌大翡翠，我沉醉在云龙无边奔涌的苍翠间，任满身沾染、浸渍一层层幽绿。

一场暮春的细雨在风中扭捏身子，软软充塞天地间。绿意依旧钻透雨幕，从四野漫漶而来：飘逸高处的是几成森林，荫覆大小街巷的香樟、玉兰、雪松、栾树、杜英和紫薇；滴翠低处的是多半剪成球状，遮蔽小径的海桐、杜鹃、石楠、继木与无刺枸骨；沉吟地表的则是广场、庭院空阔处寻缝觅隙的沿阶草、果岭草、高羊茅。而在远处的龙母河岸或者旷野的池塘边，还有似乎铺陈到了天际的牛筋草、马唐草、灰菜、马齿苋、荠菜、蒺藜……

宁谧、清幽、深邃，像不经意间来到了“遂与外人间隔”的深山巨谷，能与神色散淡的仙道、高僧猝然邂逅，或禅或道闲话几句。只是苍碧间隐隐现出的楼宇、街巷，甚或轮番闪灼的红绿灯，虽疏疏朗朗，绝不堆砌、臃肿，却漏泄了这里仍然不过是株洲另一处城区的秘密。

仿若一杆耸拔的嫩竹，这是从泥土新长出来的城。

组诗

陈夏雨

《梁祝》不是故事

到了“蝴蝶谷”
我才知道
一千六百多年了
英台和山伯还是两只蝴蝶
祝家始终没松口
嫁给马家仍是唯一选择

我身边一对情侣
还没化蝶
就啜泣不止，拥抱成穴

舞台在中央
我们从四面八方将它围住
山伯和英台复活了
全息投影，亦真亦幻

月满了
所有的皓洁在缄默里溢了下来
她收拢世间最白的光
填满我的房
在洁白的床单上
盖上一个鹅黄小章
暗示某个真相
她是有家不归的月亮，在云龙
为我酿造了一个远离红尘的天堂

一只小甲虫正在啜饮
叶尖上的一颗露珠
和露珠上的一枚月亮
月亮静止，任万物吞噬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是残缺的
但总有完整的一天
就如今夜

我看见了如来佛的掌心

云龙月

云龙广场

看《白蛇传》

云龙花烛

管弦

我喜欢把红掌叫做花烛。

红掌的学名，就叫花烛。那个春天，在云龙示范新区辖内的云田，当一片又一片卓然盛开的红掌纷然扑来，惊动我眼帘的，却是一枚枚携着火苗轻舞飞扬的花烛。“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啊，花烛，才是与良辰美景相配的呀。

想那旧时汉族新婚之时，厅堂里、过道中、洞房内，嵌刻着金银龙凤彩饰的大红色蜡烛成双成对地燃着，跃动的火焰，轻飘的微烟，携着清风，伴着明月，在温柔含羞的眼波里悄然流转着，生动、喜庆的光景便升腾着展开了。“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真与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和咏舞》描述的一样啊。

独一无二的荣光时刻，是需要仪式感的。作为天南星科花烛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花烛也仿佛天生就具备了这份担当。那宽厚的长圆状绿叶，那绿叶中挺拔的细长叶柄，那叶柄承接的一瓣卵心形的红色苞片，那苞片托住的一柱黄色的肉穗花序，无一不是由内至外地焕发出夺目光彩的。因形似庙里供奉佛祖的烛台上燃烧着的烛焰，花序还被称为“佛焰花

云龙月色

梁瑞郴

己亥谷雨，正是春色汩汩流淌的时节，我来株洲云龙，赴一趟友聚之约。

半月之前，万宁君盛情相邀，告知云龙笔会，有运宪、鑫森、之蓁诸位老友，且只是走一走，看一看，聚一聚，轻松又自由，我不假思索，一口应允，老友相聚，为人生快事啊！

长沙驱车半小时，便到云龙。此地位于长株潭核心腹地，三足鼎立之中心也。

是夜，清风徐来，万籁俱寂，方特公园，华灯初上，诸友饭后闲庭信步，以消春夜，不意之中，有人惊呼，看，好大一轮明月！大家谈兴正酣，猛一抬头望去，还真叫人一阵狂喜。月出树梢，圆润硕大，缓缓升腾，如出浴玉女，初时淡淡鹅黄，渐而皎洁如莹，我脑海中竟浮现曹孟德《观沧海》画面，“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继而，更有东坡赤壁月夜之景浮于眼前，久久不去。“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曹孟德东临碣石，以月壮怀，横槊赋诗，英雄气概也。苏东坡赤壁怀古，邀月寄情，借酒浇愁，仙风道骨也。此二人古之豪杰，胸怀豁达，但纵使如此，我们从他们的诗文中，仍然读出人生苦短的愁肠。

而我们呢？虽与二者相距万里，但正是良宵春夜，清风裹花草之香，朗月送润肤之爽，三五好友，信马由缰，叙旧话新，感慨时代变化的日新月异，感叹生正逢时的美好人生，怎不百感交集。

10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坡野岭，在国家力倡建立两型社会的东风吹拂下，云龙示范区应运而生。短短十年，弹指挥间，在曾经一片荒芜之地，拔地而起一座新城。车行其间，路网纵横，道路畅通，新楼幢幢，绿树掩映，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许多新兴产业入驻园内，使这片土地一开始便彰显文化的风标。在当下城市已显现病象丛生之时，云龙的示范和启示作用不言而喻。

在株洲作家创作基地，我久久驻足云谷酒店，这是一座由哥特式建筑构成的酒店，绿树环绕，草坡青青，这是我国拼装式建筑的领跑者——远大住工的杰作。远大住宅，开时代风气之先，是建筑领域革命的先驱，而云龙示范区，则正是其最早的接纳者。当我徜徉其间时，就感受到在这田园都市中，平添了一种异域风情。

月亮袅袅升起，银辉洒满了大地，斑斑驳驳的树影，把如梦如幻的方特公园点得更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我凝望皓月，突然想起30年前一件往事。

那年夏天，因为会议，我第一次见访君山，并在这个小岛逗留数日，每天晚饭后，照例是几位同道，相约环岛散步。其时岛上小道，灯光昏暗，但那几日，正是月圆之时，湖上明月，硕大皎洁，把环岛小道，照得如同白昼。每每此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仰望天宇，思绪与明月相接，感受一种天人相谐的美妙。同行者李君，学者也。竟然大呼，天下巨月，洞庭也。的确，远远望去，在浩淼洞庭之波上，巨月时而徐徐升起，时而悬空高挂，时而与潮共生，时而云中奔驰，好一幅洞庭月夜图。由此我又想起邓石如龙门长联所书“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邓石如将洞庭月称为天下奇观，我在君山几日的亲历，此言不虚。同道中不免感叹，洞庭月之巨硕皎洁，一是天水相生的广阔背景，其次是洞庭良好的生态环境。月与环境，相辅相生。此后无论是在南岳赏月，还是在苏仙迷月，无论是在天门望月，还是在东江邀月，都会深切体会到，凡月如玉盘，月光如水之处，无不是生态美好的地方。

云龙一日，虽短暂，匆匆脚步，只让对它留下轮廓似的印象，但那一夜的月色，却照进了我的心间。我想，天上人间，大地天空，是多么的不可分割，当江河、绿树、青草、虫鱼，都遵从自然的法则，生存的规律，存在于大地时，则天空便会给予它滋润的雨露。这其实是人类生存法则的常识，但为了不违背这个常识，人类却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违背常识的悲剧还在循环往复的上演。

云龙示范区，多好的创意，在这片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要告诉人们的其实是非常浅显的常识，节约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当然，我们要靠奋斗，靠科学创造财富。我们要同一切破坏自然生态掠夺式的开发，作最坚决的斗争。云龙示范区，将这一切写在纸上的理念，切切实实抒写在大地上。

仰望星空，我们感受到了云龙月色的温柔，心情便由此愉悦欢畅。我相信，再过十年，云龙将会是一颗长株潭耀眼的明珠。

又见云龙

水运宪

从长沙南行去株洲，车行大约40分钟，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崭新的城区。进入到城区，迎面便看见了一尊石雕，上面刻着一行端正的大字——“株洲云龙示范区。”

其实那个地方对于我并不完全陌生，只是没有弄清楚它的地名。那年暑期小孙子放假回长沙，我想找个地方带他出去游玩，在百度上查到了一个“方特游乐园”，便用手机定了个方位，开着车就朝那个方向走。浏览了一眼手机地图，觉得以前好像曾经从那个地方走过，印象中只是一些山丘田野，居然也新建了一座游乐园？说实话，当时我对那儿的期望值并不怎么高。

老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到了那儿一看，那座游乐园完全超出了想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虽然当时的设施还不十分完善，暂时还不及迪斯尼那么健全，却规模恢宏庞大无比。若有后续资金投入，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尤其坐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大城市腹地，声名大振之后，人气必将如火如荼。

前不久，省作协副主席万宁女士邀约我和瑞郴兄去趟株洲，说是跟当地的几位老友去一个新的开发区聚一聚。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便欣然前往。走之前，也是用手机地图定了方位，径直就将我引导到了那座方特游乐园。一路上走一路

云龙步趋

方雪梅

晚饭后，沿着云龙大道散步。

看看四周，佳木葱茏，且视野敞阔，如立平原。早出的月亮，青苍的天空，远近的绿植和撒落其间的建筑物都被巨大的阒静抱住。我忽然有了在这个湘中绿心地带安顿余生，独抚春醪、闲饮东窗的冲动。只是，脚下这一幅按城市主干道规模修筑的路面，提醒我，万种念头，不若行走。

因为路面宽直平坦，晚风带着草木青涩的味道，没有半点拐弯抹角，就直接触及了我的发肤。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风行进的痛快，也感受到自己鞋底下无羁绊的轻快。我想，与晚风同样感到舒畅的，除了路上走过的人，一定还有驶过的车辆，以及从高天逛到大地上的月光。

多年前，我从长沙去株洲电力机车厂讲课。汽车在路幅只有五六米宽、路面破烂不堪的老长株公路上颠簸着行进。经过此地时，我的五脏六腑几乎都被吐了出来。现在，故地重回，我的脚步轻松而悠闲。

眼前，云龙大道在忙过一整天后，人车渐少，开启了安静模式。在一片绿色里，它极力向地平

言子祠，南方儒文化的伤口

谢宗玉

言偃，一个不算熟悉的名字。

子游，则不陌生。似乎是孔子的学生？

没错，他就是孔子的门生。还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门生三千，贤者七十二，要成为公认的“十佳优秀学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但子游做到了。

言偃是子游的名，子游是言偃的字。除了是孔门十哲之一，子游还是孔子在南方唯一的学生。孔子曾言：“吾门有偃，吾道其南。”清代学者王凯运曾有一副牛皮哄哄的对联：“吾道南来，原本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他的确有借用孔子“吾道其南”金句之嫌。

孔学有四个主攻方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子游在文学方面排第一，子厦排第二。

这个文学，主要是指精通西周以前的典章礼仪制度，当然也可能包含了现代文学之义。宋代名儒魏了翁曾经这样概括子游：“时人以典礼质问者，十有四皆以游一言为可否，三代典章之遗，赖之有以存焉。”这话的分量，可谓重极。夏商周三代很多几乎要绝版的典籍，是依靠了子游，才保存下来。在典礼方面的话语权，子游十占其四。

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算孔子的关门弟子。可这个弟子却常常弄得孔子下不了台。史料曾载，子游出任山东武城宰，孔子去看他，听到穷巷陋室有弦歌传出，并且很是正点，